葆光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葆光錄
作者：龍明子　宋

卷一

寶正中，當秋成，一旦，蝗翳日而蜚，武肅王虔祝畢，陊於浙江，不可勝紀。

太宗少時，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，大克之。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，有識者曰：「此王者之氣也」

楊集將兵，得玄女之術，下城破陳，定日時取之，計收人馬器甲，預言其數，略無參差。武肅定江表賴其功，遂將處州酬之。三讓不就，曰：「某將數千眾，當勍敵，不敢辱命。擁雙旌，理百姓，恐無分祿。」武肅不識其言，堅授之。至郡，月餘卒。

文獻公誕時，一虵自屋陊於前，舉頭張喙，久之方去。及七日，浴，忽飄風暴雨，劈其澡盆為二片，與母俱無驚動。

處士方幹與許贖善，贖寓越中，有非罪金漢宏械干於闌閫，乾時在新定，聞之，馳於境上，賣一櫥，高其價不售，固蔽贖之刑也。曰「方處士為友賣櫥。」太守知之，遂釋贖之過。

貞敬公未達時，寓居鏡中玉笥，聞有一女巫，鬼物所附，立堂宇，人有禱請，往往言吉凶，與友往問否泰，自旦至暮，其神不下，公怒而回。及夜，自空而言曰：「朝來皮秀才當為吾土地主，吾小神，不宜見，是以回避。」公又曾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，覺而自負，後果判東府事。

婺州有僧人入山，見一人古貌，巾褐騎牛，手執鞭，光鑠日色，扣角而歌曰：「靜居青

嶂裏，高嘯紫煙中。塵世連仙界，瓊田前路通。」僧揖之，不應，馳步趨之，不及，望赤松而去。

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，著《武成王備載》十卷，選諸家詩為《資吟集》五卷。然有畢吏部之嗜，談諧間未嘗不言之。見家人食饌，戒之曰：「少吃隔爾酒」竟大醉卒。

越僧　　光善草書，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，其飄逸有張旭之妙。吳翰林以歌獎之，言多不載。羅給事贈詩云：「聖主賜衣稱絕藝，侍臣摛藻許高蹤。」又有亞棲書，骨氣不及　　，而趨媚過之。二人俱應制，其蹤海內皆盛。

陳瓚，字錫用，業通九經百家之說，自言得養生之術，年逾九十，耳目聰明，猶勤於筆硯，著《經史系華》十卷。然其家貧，人憂其衣食不足。嘗曰：「瓚賢能不及顏子，而壽祿過之，何患貧也！」時益重之。後官至秘書監，致仕歸剡。

道士王松年說，厲歸真在丹丘，善畫，常至人家。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，即自下筆，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。如請之，卻多不允。飲酒數斗不醉。或人在州城竟日飲，其日有人於桐柏官見之；或來國清寺游，又有見在開元宮。後往洪州，白日上升，遺下一布衣，異香馥鬱。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。

羊襲吉，狀元之子。少時，庭中乘涼，忽見天開，其內雲霞湧洞，樓閣參差，光明下照山嶽，襲吉驚懼，逡巡乃閉。襲吉勤於書寫，仡仡不倦，今尚在，年逾八十矣。

葉簡，剡人，善卜筮，凡有盜賊，皆知其姓名。有鄉夫失牛，卜之，曰：「占失牛，已被家邊載上州，欲知賊姓一斤求，欲知賊名十千頭。」乃鄰人丘甲爾。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，曰：「圓似珠，色如丹，儻能擘破同分吃，爭不慚愧洞庭山。」又將巾子射覆，云：「近來好裹束，各自競尖，新，秤無三五兩，因何號一斤？」又將雞子兩個占云：「此物不難知，一雄兼一雌，請將打破看，方明混沌時。」他皆類此，不能盡紀之。

李建州〈頻〉與方處士為吟友，頻有〈題四皓廟詩〉，自言奇絕，云：「東西南北人，高跡此相親。天下已歸漢，山中猶避秦。龍樓曾作客，鶴氅不為臣。獨有千年後，青青廟木春。」視於乾，笑而言：「善則善矣，然內有二字未穩。作字太麤而難換，『為』字甚不當。干聞『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』，請改作『稱』字。」頻降伏，而且慚，悔前言之失，乃曰：「聖人以一字褒貶，此其明矣。」遂拜為一字之師，是以羅夕拜題乾卷

後云：「中間李建州，夏汭偶同游，顧我論佳句，推君最上游。九霄無鶴馭，雙鬢老漁舟，世難方知此，何當浣旅愁。」

孝廉朱揆居永嘉，苦學，與表弟殷延嗣同宿。殷夢一人直抵房，謂曰：「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郎下成名。」覺而說之，朱曰：「何戲言之甚邪！」殷遂將朱《禮經疏》后紀之。至來年西上。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，年月略不參差。

處州有樵者，入山迷路，至一處，聞異香襲人，乃尋之，見一叟著草屨拄笻杖，眉髮皤然。謂曰：「子從何而至此？」樵者具陳：「伐薪爾。」其舍宇床榻皆同人家。忽一人持牒報云：「天台山有樵□。」叟曰：「今日為客看黑班，不得赴。」執牒者應喏而去。樵者餒，求飯，叟呼：「瓊芝，備餐來。」逡巡一雙鬟，年可十六七，容色絕麗，衣窄紅綃，擎一盤，其光可鑒，內亦是常食物。叟自啖一棗大如拳，謂樵者曰：「子食此棗不得。」其山中天色全不暗，常如日晡之時。乃相引行，見樹林下系一黑虎，西北方上，紅樓翠閣如圖畫。過一溪，水乳色。天忽大亮，指一徑曰：「回去得也。」行數步，及舊路，舉首已失叟。歸家逾年矣。

王可容，說為僧時，游南中山寺，遇大雪旬日，闕食，數十徒一粥而度，又無財物得出糴。內一行腳僧謂曰：「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。」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，取淨瓶瀉水銀，衣帶間解一貼散藥，似壁土，揉於銚中，煎之，逡巡成一片白金，可數兩，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。眾驚之，至明晨失所在。

屈重彥者說：□□□為潤州大將，與術士殷七子善，大將之室嫉忌，有一婢，遭凌辱不已，投於井，及出之，已卒。欲殯，次七子至，大懼有他聞於廉使，密告活之。七子曰：「細事爾。」遂衣帶間解藥一丸，如麻子，打其婢一齒落，以酒下之。良久，口眼旋開，吐水斗餘，又以暖灰熨其四肢，食久能言。謂大將曰：「此婢不可複指使，宜出之。」乃從其言。又嘗春游，酒盡，將水咒之，成濃醪，又將沙挪成鹽，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，又與人會，忽云：「今日殊未歡，某有一藝，輒呈之。」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，令唱歌，其聲清亮，似從屏中出。其歌曰：「愁見唱陽春，令人離腸結。郎去未回歸，柳自飄輕雪。」如此數曲，屈不盡記之。七子名鄴，後游諸暨。

葉協律善占夢，有耿評事從吳門諸殿下獻詩，具夕夢人遺一荷包，開之，內一塊火爾。葉賀曰：「君著緋去也。」耿曰：「何兆哉？」：「脫荷見火可詳也。」又王校書、徐判官各求邑宰，王說夢戴帽雨中行，葉應聲曰：「未得事邪！戴帽雨中行，身未沾渥擇

爾。」徐云夢行於江間，被霹靂驚。葉笑曰：「此得官也。江者，浦也。霹靂者，像雷也。」又張司直疾病，夢懷孕，甚惡之。葉曰：「此去過壬申日當差。」「何謂？」曰：「懷孕，妊娠也，有大福在也，以此腹而像之。」後皆如其言，徐果注授浦江。叶名光逢。

明州有畫師姓孫，因在州中執筆，次舉首見梁上一人，長數寸。拜之，遂下，如常人，云：「無懼我！略到此，就爾房寄一宿，切未可洩其事！」言訖而去。夜卻來，孫莫測之可。入三更，奮然不見。逡巡，左手挈一人頭，右手持錢數緡來謂孫曰：「聊奉宿償。」將人首騰空而逝。及曙，有掌庫者失其首，其錢即庫內者，遂告納之。

求嬰處士說：夕在長安，春日與數舉子游於北里中，將姬妓三五人狎飲，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，各操論去聲棒，高揖據上位而坐，赳赳焉，叱吒焉，或歌或笑，旁若無人。一夫持杯改令云：「巡至弩臂，不能者腦上一論棒。」諸舉子相看，戰慄莫知焉。僕夫放下盞，乃揎上臂，迭起數條青筋，狀如蚯蚓。逡巡，又有一儒者，褒衣大袖，俯僂而入，四揖而後坐，視諸舉子曰：「何意各顏色愀然？」僕夫自若，云：「某甲改一令如斯，不依者腦上一論棒。」儒者曰：「此不足為難。」因顧壁角間有三腳鐵燈架，高五尺餘，將於內，捋其三腳，聚拗成兩截，如斷蔥焉。瞪目謂二僕夫曰：「君不得恣胷衿，逞筋力，需提防此棓。」僕夫俱失色，狼忙奔馳。儒者謂諸舉子曰：「後生皆千里拋家屬，幾遭彼凶徒擊殺，自後宜以為戒。」舉子羅列拜謝，忽失所之。

貞明中，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舟子光彩射人，內有道士三人飲酒，各長須，眉目皆生於額上。見漁者，俱舉袖掩面，其舟無人撐，隨風行甚急，望洞庭而去。

馬自然貌醜，齾鼻，禿鬢，大口。飲酒石餘，醉臥即以拳入口。人有疾病告之，折薪草呵而與食，無不差者。嘗吟曰：「昔日曾隨魏伯陽，無端醉臥紫金床，東君謂我多情敕，罰向人間作酒狂。」後往梓州上升。

孫晤家於七里瀨，善於葬法，得青鳥子之術，尤妙相墳，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，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，兼精於三命。時楊集統師收複睦州，至一岩下砦軍次，忽一大石盤陊下，楊占之，曰：「此岩上有二十五人。」點兵搜之，獲居民二十人還。楊：「合有二十五人，何欠五人也？」問於民，曰：「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，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，一人孫晤善卜，到時立草舍，畢，有雙雉飛下闕，孫云將軍至此也，宜往別處，不然遭擒掠，某等不信其言，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。」楊令人捕之，不獲，

意甚不快，曰：「得此人可師事之。」新定平，後複在彼漁。

歐陽迢處士善胎息，人物古雅，觀之令人精魂清爽。襲明子曾接之，因說神仙事，迢曰：「洞庭頃有一民能併餐一斗米飯，即三四日不食。又有黃繇者能休糧數月不食，伐木負薪，驀山渡水，力不疲倦。又有一人善步，一日可行三百里，欲將行，青絹纏其膝。又有一人妙水，可十數日行於水底，云或見蛟螭之類。」

廣見大師說：頃在廣德縣入山採藥，見大洞，因穿之。洞內日光分明，行可數里，洞則別開一穴，有長溪，隈間一大松，枝何鬱翠。下有一庵，內一僧禪定，雪眉，擁衲。邊有磬子火具之屬。廣見取磬子擊之，其僧開目驚曰：「坐主何緣而至此？」廣見陳其行止，遂延坐，取一石敲火煎茗，香味可愛。日將夕，僧讓庵與廣見臥，自上其松，上有一大巢，僧即如巢，內聞念蓮經聲，甚清亮。逡巡又聞罵云：「此隊畜生，今作毛類，傷於物命，令世人恐懼，速令歸林麓，不得輒出。」廣見潛窺之，乃群虎豹，弭耳伏地，受領而去。及曙，下松來相尉。廣見知其異人，乞就奴事，僧曰：「自此百見草枯，四絕人煙，非坐主息處。」因曰：「莫飢否？」相攜溪畔，有稻百餘株，收其穀棚三二合，來挑野菜和煮，與廣見食，後令回去得也。送至洞口，謂曰：「坐主所食茶與菜粥，平生即不闕食矣。」遂尋路從洞出，回至本院，已月餘，乃邀徒眾再往，竟失洞所在。廣見號自新。

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，虎送鹿來報以為異。今長典縣有邸嫗採桑次，被虎銜入深谷中，不傷之。虎就將蹲，自旦至午，嫗告曰：「某之年邁，莫有宿業否？今困於此又不食，乞大聖念之（呼虎為大聖）」遂伸一腳於嫗前，看之，有一竹籤在爪下。嫗又曰：「莫要去邪否？」掉尾點頭，似相感之狀。嫗乃為拔之，迅躍數四。卻銜至舊所，並無損，至夜，置一鹿於門首去。

呂知隱於洞庭山，穿一松造草舍而居。寶正中徵起，鶴氅紗巾，見武肅，甚奇之。善星緯，識地理，多術數，嘗謂人曰：「夫草木鬱茂處有泉，每戀臥處地可鑿井，蚶蛤之屬，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，蜜瓶造鮓醬，祭肉動者，皆不可食。」又云：「赤豆湯洗色衣垢，楊桃枝去粘，趼芥子入豆醬不生蟲，牛乳去油衣粘。」問事無不知者。

智鈞大師說：天福中，安吉有邸嫗，家力粗備，好修善，長蔬食，或見魚鱉之徒，鳥雀之類，皆贖而放之。因潦水，後有一龜，長尺餘，從門入。嫗怪之，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，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，放於水中。其龜又上岸，沿回田畦，間有一孔穴，可深

三二尺，龜忽陊其中。嫗子曰：「本將放爾命，卻落於此中。」乃攘臂取之，龜卻不見矣，探得白金二鋌，莫知其由。

國清寺僧可証說：有樵者入山，見一道士長丈餘，褒衣廣袖，面闊如盤，口眼俱偉，須髮銀色，擔木履兩束，可百來輛，駐步顧樵者久之。樵者恐懼，前行不得，拜之，道士大笑數聲，拋一慄子大如雞卵與樵者，後揮霍入天姥峰而去。樵者啖其慄，旬日不思食。

卷二

陸龜蒙才名播海內，居吳中，然性薄浮。時有內官經長洲，於水中見一花鴨，彈之而斃。守者告之，乃乘小舟，修章表告內官曰：「某養此鴨能人言，方欲上進，君何殺之？」乃將表示之。內官驚而且慚，酬之銀盎。臨行詢之：「竟解何言語？」陸曰：「教來數載，能自呼名爾。」

徐侍郎知業少時，游天台山，歇於大樹陰，岩上石盤欲陊，空中語曰：「石下有人。」石矻然架樹，回身乃落，震地塭然。

有人夜泊舟於富春間，月色澹然，見一人於沙際吟曰：「陊江三十年，潮打形骸朽。家人都不知，何處奠杯酒？」舟人問曰：「君是誰？可示姓名否？」又吟曰：「莫問我姓名，向君言亦空。潮生沙骨冷，魂魄悲秋風。」舟人上岸揖之，遂失所在。

皮光禹業五七言詩，自言賈浪仙之儔也。句有「燒平樵路出，潮落海山高」。作者多許之。

黃韞說：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，家竹園甚廣。秋夕明月，見車馬十來隊，長數寸，馬大如鼠。或持槍劍，或負弓弩，次第自林中出，望其園門，軋然而開，似有人拔開。吏人驚懼，呼家人隨後觀之，從江橋過，望西南而馳，罔知所之。吏人明旦伐去竹林，無所見，其家人亦無患害。

傅弘業宰天台縣，有人獵得一獸，形如豕仰鼻，長尾，有歧，謂之怪。傅識之曰：「雖〈以醉反〉非怪也。雨則縣於樹，以尾塞其鼻，後驗之可。類子雲別鼹鼠，曼倩識騶虞。

陸孜居於明州大隱，勤於畎畝，物力粗備。時太守酷虐不恤，其民有贍者，悉被撿獲。

孜所有財物置於地，後果搜其家產，孜懼其罪，遂通所藏之物，掘地丈餘，竟無所得，謂是人所取。太守怒其妄，謫於象山。築居，掘得大隱之藏，一無失焉。又懼有告者，遂將納之。太守異之，釋罪與財，卻就舊業，至今存焉。

洋山在海中，有廟，其神傳是隋煬帝。山高峻，內有三湖，名曰「三姑」，菱芡、鳧雁、鸂鶒、鴛鴦之類悉有。又有神立於門首，號曰「呂門官」，凡欲祭向，其廚多鼠，而夏足蠅預告其門，神即絕之。

土耕善畫而牡丹最嘉，春張於庭廡間，則蜂蝶萃至。本業文，因畫所掩，竟不成事。

凌途賣香，好施。一日旦，有僧負布囊攜木杖至，謂曰：「龍鐘步多蹇，寄店憩歇，可否？」途乃設榻，僧寢。移時起曰：「略到近郊，權寄囊杖。」去月餘不來取。途潛啟囊，有異香末二包，氛氳破鼻，其杖三尺，本是黃金。途得其香和眾香而貨，人不遠千里來售，乃致家富。

楊虔，為人與物無競，性至孝。母疾病，衣不解帶，常戚戚然焉。丁憂，泣血漣如，每灑掃於墓，徘徊泣涕不能去，鄉黨欽焉。

處士求嬰性高古，善拊琴，去其爪，作肉聲。有公子不善之，嬰作色曰：「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？」聞者莫不大笑。

僧子捷，建靈隱高峰浮圖，養一花犬，每隨工徒銜磚置於塔所，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，犬即跑古寺基，深可三尺，取得佛耳，塔成乃斃。

衢州民家，里胥至督促租賦，家貧無以備餐，只有哺雞一隻，擬烹之，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，又云：「自死即閒，不忍兒子未見日光。」里胥曰：「某到此催征，即無追捕殺傷者。」其女泣而逃。里胥驚惻，回至屋頭，見一雞哺數子，其家將縛之次，意疑之，不許殺，遂去。後一旦再來，其雞已抱出一群子，見里胥，向前踊躍，有似相感之狀。舍而遂行數百步，遇一虎，跳躑漸近，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，里胥因斯奔馳得免，至暮，從別路回其家，已不見雞。問之，云：「朝來西飛去，杳無蹤。」里胥怪之，具說見虎之事，遂往尋之，其雞已斃於草間，羽毛零落。自後一邨少食雞子者。

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，將鋤擊殺之。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，有識者曰：「玄武神也。」

唐捷，父延紹宰錢塘縣。有仇訟之濫，延紹不能自理。捷乃入官山伐木，回，與守者競鬨於殿下，曰：「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，可察之矣。」遂宥父子。捷自此知名。

沈嶓居於鏡中，初求縣宰。夜夢還家，渡江船覆，水分為二，西則清，東則濁，遂沿東而過。說似友人，賀曰：「君當授分水縣。」後旬日，果應之。見謝於友，友勉曰：「為政應清。」緣昨夜入濁非嘉，嶓後果因濫而致命，悲哉不內友之言！

崔端巳，字安道，善酒令，著《庭萱譜》，稱同塵先生。有魏溫者，不知是崔撰，嘗問曰：「君曾覽同鹿先生《庭萱譜》乎。」崔正顏對曰：「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。」左右大笑之。

越僧全清，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猒役鬼神之術。時有市人姓王，兒婦染邪氣，或盡日哭泣，或終夜狂呼，如此數歲，後召全清治之。乃縛草人，長尺餘，衣之五彩，結壇立草人於上，禁咒之。良久，嗚咽而語，唯稱乞命。全清詰之：「是何精魅，從何而來？分明言之，如虛妄撰成微塵！」云：「是魑鬼，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，遂相附，令其舉止顛倒，魂魄昏迷。和尚儻舍之，即自逾境，不敢近於人煙。」全清謂曰：「此妖詐，不宜釋之。」乃取一甕側臥，以鞭驅約草人入甕中，呦呦有聲。緘之甕口朱書符印，封以六一之泥，埋於桑林下，戒家人無動之。其婦即日差。經五載，金漢宏士馬之際，人皆逃避，兵人見埋甕處，謂之藏物，遂掘之。打甕破，見雉突然飛出，立於桑抄奮迅羽毛，作人語曰：「被這和尚禁卻，今方見日光。」時全清已遷化。

金樓子云：「山中夜見胡人者，銅鐵精也；中宵見火光者，朽木也，皆不為害。」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，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，其石自合。襲明子嘗聞外舅說：頃歲，莊牆間熒熒光尺餘，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，眾謂之怪，憂之數夕，炳然如初。外舅情不甘，乃就拔之，得一物，回燈下看，乃枯竹根耳。其燈遂滅，病者無咎。

李巡官說，衢州有施衙推者，居於齊澧，多術數。在親知家夜飲，云：「某有藝，欲助歡笑，可否？」眾知其多能，主人曰：「願見之。」乃翦紙作一髻兒，執摽子拋向地，令舞下舍兒，施自唱其曲，紙人作舞，傞傞戲劇不已。更闌，施指令罷聲而住。

僧元顥善煎膏，有患癰疽者傅之，無不潰。然鄙吝，不居侍者，至老自炊爨。乃卒，富有賄，將銀代磚泥爐，衣服數篋，綾羅器皿盈於櫃，平生一衲而已。

有邸嫗鋤桑，拾得一銅觀音像，剜壁作穴安之，每有食饌，不惟蔬蔌魚肉之類，皆將供養。嫗有子，時在潘葑軍前，日夕祝之，保其安寧。其子當陣之際，倒於草間，聞背上連下三劍，似擊銅器聲。戰罷起看，身上並無所傷原字塗黑。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，背上有三刃痕，罔知其由，至子回，說其事，方知神助爾。

孟粲郎中性輕薄，嘗入市見質庫，言於同人曰：「適廛中有一大屋，盡縣簾箔，見一肥白漢在小窻內看數個大冊子，人或扣之，即有小惠，此何許也？」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：「主人今日特為北使置設，出歌舞戲劇，正樂之次，忽有三二十凶人唱啖而出，盡被銀畫衫子，一時至殿前對座，兩兩起來，裸身相打。雜人即擁看，止約不得。緣為主人宴使臣，且務含弘，未便赫，各與錢帛，求情而去，然聖情終不歡矣，良久而散。」又呼「揖」為「椋船篦」，又呼「舂杵」為「行米棒」，言多如■■■。

徐庭實巡官說：乾符中，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，掘地二尺來，忽陷丈餘。深數尺，收得秫百斛，莫知其由，將醞酒，其味濃厚。

陸蒙為湖州司馬參軍，妻蔣氏即疑之女也，善屬文而耽酒，後染邪氣，心神不恆，姊妹憂之，勸節飲強餐，應聲吟曰：「平生偏好酒，勞爾勸吾餐，但得尊中滿，時光度不難。」

有聖保寺僧知業，性高古，有詩名。偶訪司法，談玄之次，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葉公。免云：「業不曾飲。」蔣氏隔簾對曰：「祇如上人詩云：接壘橋通何處路，倚欄人是阿誰家？觀此風韻，得不飲乎？」業公慚怍，起而退。

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，建宅，甚宏壯。畢工之際，梁棟皆出水，戶牖漬濕，竟不得入斯屋而卒，人謂之宅泣。

陳太者，先家貧，販紙為業而好施。有一僧不知其名號，長仰酒憨，每來求食，多說：「一生瞬息，多做善事。」或問居何寺，云：「老僧以四方為常住。」呵呵而已。如此得三載，而陳氏供侍如初。忽一旦謂陳曰：「爾有多少口，要幾許金便得足？」陳曰：「弟子幼累二十口，歲約一百緡粗備，緣以業次淺薄，無得厚利。」僧笑曰：「我有白

金五十鋌，酬爾三年供養。」因指庭中金櫻樹曰：「此去造一佛堂，當有報應。」言訖而去。陳謂之風狂，故不信。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，或上或下，久之，輝而不去。陳言於妻子曰：「眾言白鼠處即有藏，僧應不妄言。」遂掘之，果獲五十笏，其僧遂絕蹤矣。

陳崇實多記，有鄰人漁得鼉，自罟間而飛去。漁者悞為龍，歸謂其子曰：「凡人犯龍，凶，吾其終乎！」欲召日者筮。陳聞之，告曰：「非龍，鼉也。夫鼉有長丈餘者，亦能衝飛三二里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，君漁驚非龍也。」鄰人不誠其言，後又網得一枚，急投之，乃鼉也。

高棨員外，人才懦，家困窶，主上愍之，奏授東化縣。到任不預時事。有里胥送果，親修緘札謝之。左右聞之云：「此在伏事！」棨曰：「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？」又有督賦者稽遲，吏具檢請懲戒示之。曰：「本司有狀訴公。」即官人嗔責，翻怒於吏曰：「此輩不良，平地作訟。」聞者莫不大笑。又謂於友曰：「常聞字人驅之雞，自至此，思一隻亨不得，則度有群驅之。」

問潯說：永嘉縣有一人患癭，衣裳襤褸，顏色寒餒，於市中求乞。群小兒多將篾隨後，摵其癭處，亦不為怒。有薛主簿愍之，來即與飲食，去亦不謝。或時負薪出賣，至暮從水南而往，莫知所止。薛後暴卒，見一人持文帖云：「太山府君追。」薛憂惶隨往，經歷路歧，甚崎嶇。入一城中，如官府。薛立門外，追者入，唱喏云：「某乙到。」聞聲：「去領入。」追者卻出，引薛至階前。仰視一人，衣王者之服。廳宇高敞，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。王問：「因何事追？」一吏云：「為前生冤家執論。」王遣之，令勘對。薛方回身，忽報「大舅至」，王即起身迎揖。薛觀之乃癭者也，遂高聲叫相救。癭者見薛，拍手驚曰：「主簿何得此來？」王曰：「有冤債追。」癭者謂王曰：「老舅承斯人顧眄，可為拔之乎？」王愀然良久，謂吏曰：「試看命如何。」吏趨出，將到一卷簿書，檢云：「有三十年在。」王曰：「奇哉！」乃謂薛曰：「能作善業即可得還。」薛曰：「如得還生，願造尊勝幢子，以解冤結。」王令一吏記之，語畢，又一吏報云：「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。」王顧薛，忻然稽首曰：「大哉之法力，還世速建置，無遷延。若非舅知識，亦難相為。」吏令拜王及舅。王處分吏曰：「令向追者准前押領薛回，不得停駐。」遂引從舊路歸，直至所居門首，似夢覺。家人號泣云：「一宿矣。」頃方能言。斯事後，遂每日一食，建幢子，專持念其癭者，即不裘矣。乃圖像供養焉。

卷三

湖州高彥司徒，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。高問彼何人，答曰：「來作司徒之子，要戮數千冤讎。」高驚覺，說之其妻。是月有孕，暮長一子，精神俊利，名曰「禮」。年十三四，心奸詐，後繼父之位，殘害生民，動惟傷殺。醉怒一婢，因而斬之，後頻作祟，照鏡見其形。禮甚惡之，謂親密者曰：「我前後殺人多矣，或衙內宿舊，或軍中勛烈，皆無滯魂，偶剿一婢，仿佛在焉。有善道法者求以猷之！」親密者乃言：「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，請試佩之。」禮如其言，後果絕影響。

黃德瓌家人烹鱉，將箬笠覆其釜，揭見一鱉，仰把其笠，背皆蒸爛，然頭足猶能伸縮。家人愍之，潛放河涇間。後因患熱將殛，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，夜有一物徐徐上身，覺甚冷，及曙能視，胷臆悉塗淤泥，其鱉在上間，三曳三顧而去。即日病差。

右丞錢珝與裴安居近。珝病死，再宿而活，言於妻子曰：「人召云：『命已終，然平生無作罪業，便再為男子。』遂去市人畢瑶家托身。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，而物力甚豐，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，將有所育。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：『悞矣，合在裴家為男，此處非也。』又隨使者到裴家，見其妻，使者云：「當在斯為子。」緣裴氏妻月數未滿，令其回，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。及期而卒。裴家是日果產一男，容色有似右丞。訪畢氏之子，皆如所說。

僧玄燭曾寓天台國清寺，嘗與同學二三人挈食味，尋山水旬日，到處風景溫和，異花奇禽，不可勝數。中有一溪，溪南有二石床，不生苔蘚，似人歇處。夾岸翠竹數百竿，皆三尺圍。玄燭曰：「勝地邪。吾等既過此，何如且過■■■■■。」伐得竹五六截歸，凡遇樹木，皆斫成文，用記後來，不三日，忽達於大路。眾人曰：「去浹旬，回信宿，何太異乎？」數日再游，竟尋不得矣，斫樹之文亦皆迷沒。其竹俱可桶子。

明州有市人家，見一大鳥飛入室，家人擊殺之，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，可重數兩，乃挂於籬上。旬日，其家月下會宗，忽從籬下地，人立而語，自稱：「我偶避猛鷙到此，爾何見殺？方欲陰論，今值爾飲酒，我甚思得一杯，苟惠之，即不為仇矣。」席人驚避，乃自於尊中吸之，及啄筵內肴饌畢，望空而奮，莫知所以。尋州牧有事，其家即無咎。

有董氏女病邪，多不食，時索酒，飲後作胡旋舞，頻年醫治不差。雲常有一女子來相伴，如夢寐中。家人後於櫥間得一勸酒女子，疑之作祟，遂焚之，其女自此愈矣。

台州海壖有漁者死，信宿而活。雲被人追往一處，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，似為世之曹吏。謂漁者曰：「追者悞矣，姓名同爾。」呼追者曰：「是溫州界某乙，速押斯人回去。」當別之際，謂曰：「舅在此甚驅馳，為向骨肉間言，造《楞嚴經》救拔，餘無所要。」又戒之曰：「爾之業不善，還世改求衣食。」又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：「來歲在戊子，諸道兵起，惟江南疫，死數千人。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。」追著促行，回至所居，驚覺，其家將欲殯次。其年果然。漁者乃為行者。

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，人上取其子，探得頭發子數結，光潤，各長五尺。莫知其由。

有人常煠鱔貨，歲月既深而有惡報。一旦歸，怒其妻，掫髮而曳之，其髻子脫在手，腦中盡是鱔頭，戢戢焉而卒。

鄭彥榮買得一婢，年十五六，容色不舒，常頫然。鄭詰之，殊不對，但低頭而已。忽爾火光，屋磚瓦亂擲，床榻俱震，鄭甚懼，猶未疑其婢。自後或食饌穢污，或財帛潛失，日見鼠人立，夜有物歌吟。召行道法者書符猒劾，終不能勝。婢自云：「但可驅使，無有他事。」即日平靜。問其所從，曰：「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，性頗剛戾，如別有所顧，即見嗔怒爾。」鄭既知不敢駐，乃賤售之，其年鄭遇害。

夏宗萬知前生事。年五歲，門首見一僧，牽其衣呼是奴子，和尚涕泣不已，眾罔知情。僧將去，堅覓相隨往寺，似熟其路。入房良久，云：「奴子讀底經安某處，何在？」又云念珠、雜戲具子在某處，果然取得。僧方悟，云：「是貧道前手下童子，年七歲而卒，今涉五載矣。」其經是觀音經品，試之，尚仿佛記爾。

有軍人早出，月色朗然，見一獨足者橋欄上臥，軍人少壯無畏懼，乃抱之，其鬼即云：「放我，當有相酬。」軍人曰：「得何物？」曰：「有銀盞一。」問居處，云：「少間送來。」軍人又貪進，遂舍之。其妻見一少年扣門，云：「賢大令將盞歸，授其妻而去。至晚，軍人回，將盞示之，夫乃說今日之事。妻曰：「神靈物不可駐之。」令將貨之，易酒肉祭之。夫從其言。祭畢，夫曰：「適看其盞，有似家內樣，莫不偷我者將來否？」妻亦疑之，往取，果失之矣，夫妻愕然曰：「大是俊鬼子！」

大鄰大師說：彭和尚性殺螻蟻，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，及篤病，蟻緣臥床，上身圍匝，舁於淨室中，將石灰周遭繞之，又自空而飛至。及卒，口眼耳鼻中皆是。

襲明子曾經歷閩中，涉建溪，渡延平，灘瀧險阻，溪鳥繁萃。至蒼峽廟，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。一小兒可十來歲，挂一片青葛，形狀焦瘦，殆如鬼物，言對蠻獠。云是祝之子，因問父何許邪，瞪目不答；又問爺在否，亦不對。左右問云，此人言語具別。時值炎熾，因憑欄望遠，憶頃覽顧著作詩集有題〈囝〉音蹇一篇云：「南人呼父為郎罷，子為囝孥。」再問小兒曰：「郎罷何處也？」便指前山雲「讓裹，讓裹」之言出也，其諸不可得詳。又至溫湯院，其水自山根湧出，可煮雞子。有一道者姓林，語甚分明，立舍宇頗有景趣，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，爽塏清潔。往來人多至浴，云有肌膚疾者洗之皆差。院後有小山，偶登之，見一上人，庞眉大目，仰鼻，毛髮赤黃，右臂交纏，作楞至腕，無手指，狀如神。林道者云：「此輩業疾舍力在斯，久看之令人悚懼。」

眾說狗不相食者，近人道矣。匏里有人將其肉餕一犬，銜往草中，跑地埋之，嗚咽久而不云。

《漢書》云：「挹婁國人穴居，好養豕，食其肉，衣其皮，冬以膏塗身，厚數分，以御風寒。」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。

霅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，往收之際，見一鱧長數尺，枕於箄上，將鐵叉篸之，不中，看箄內有一小鱧，漁者思之，此俱是其子，未取之，隱於葦叢再候大者，良久至，游泳箄外，求出其子。漁者忽悟曰：「常聞殺鱧益罪。」乃謂其魚曰：「若有變異，當放爾子。」其魚乃吐一條黃氣，上有一僧長數寸，其氣高二丈餘，頃而沒。漁者駭然，遂開箄放其子，相引跳躍。漁者棄業，於金山寺為僧，至今存焉。襲明子疑斯事，召其僧詢之，不虛。

越中有胡氏之姊，性妬忌，怒婢妾，將熨斗烙其面，皮肉焦爛，猶未快意。及其疾病，遍身瘡痍，兼當三伏中，臥欲展轉，肌膚旋粘床席，體血皃穢，骨露方卒。

台州有民姓王，常祭廁神。一日至其所，見著黃女子。民問：「何許人？」答云：「非人，廁神也。感君敬我，今來相報。」乃曰：「君聞螻蟻言否？」民謝之：「非惟鄙人，自古不聞此說。」遂懷中取小合子，以指點少膏，如口脂，塗民右耳下。戒之曰：「或見蟻子，側耳聆之，必有所得。」良久而滅。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群蟻紛紜，憶其言，乃聽之，果聞相語云：「移穴去暖處。」傍有問之：「何故？」云：「其下有寶，甚寒，住不安。」民伺蟻出訖，尋之，獲白金十鋌，即此後不更聞矣。

吏人蔡超家狗作怪，蹲於堂上，將拍板唱歌，聲悲怨。又一旦，覓頭巾不見，戴在灶台上坐。其月，超遇害。

沈慶校書說：鏡中有一吏人家，女病邪，飲食無恆，或歌或哭，躶形奔馳，抓毀面目。遂召巫治之。結壇場，鳴鼓吹，禁咒之次，有一乘航船者，偶駐泊門首河內，枕舷臥，忽見陰溝中一蟾蜍，大如椀，朱眼毛腳，隨鼓聲作舞。乃將篙撥得，縛於旁板下。聞其女叫云：「何故縛我壻？」船者乃扣門語主曰：「某善除此疾。」主深喜，問其所欲，云：「秖希數千文，別無所求。」主曰：「某惟此女，偏愛之，前後醫療已數百緡，如得愈，何惜數千邪？願倍酬之。」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，女翌日差。

有沈征者性惡，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。一旦，腿間生癰，內有一肉迭起，有似蚯蚓之頭，觸之痛楚入髓。欲往僧元顥處求膏傅之，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：「我業為此蟲類，以時出於泥中，無患君事，何意殺我眷屬？今來要君命。聞往顥公處取膏，且去也。速與作善因拔我，即不再來。」征驚覺，說似妻子，許寫佛經。看其瘡，果有一條從中而出。徵以指引之，長數寸。其瘡即日而合。

上虞縣有民章蘊者，因歲歉，於鄰人假糧數十斛，後鄰人闕食，就索之，抵負誓曰：「的不還，作犂牛填。」章笑而許諾。暮月，章卒，其鄰家產一犢，當耕耨之次，謂弟兄曰：「章某欠我米，已雲許作牛還，此犢莫是否？」偶以姓名呼之，隨聲而應，再答，既而陊淚屈膝，似拜許之狀。報其家屬來驗之，右肋上隱起字曰：「負人米，罰作此畜。」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。

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，見一白蛇大如拱，競舉鋤擊之，內一人姓餘者勸不殺，眾不從其言，遂攫斃之。來且一白衣女子攜一籃下嶺，皆見之，良久，放下籃子入林中，似回顧，眾往奪之，姓餘者亦不隨。其籃內盛一顆蕈，光嫩玉色，女戟手曰：「平時此地有盜。」垂泣而去。軍人將歸，火幕烹之，方食之次，姓餘者忽頭痛不可忍，乃睡。夢其女子云：「此蕈有毒，君不害我，請莫食之。」睡覺，眾人各食訖，姓餘者怪而疑之，將拋棄。旬日，眾人相次嘔血而卒，惟姓餘者存焉。

潘逢者為吏，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，潘曲殺之，後見他人即不見，惟聞語聲云：「在陰中論爾，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。」潘召人禁咒猒劾，不能除。每日同飲食行座，惟不入國門，潘問之何不入其門，曰：「我是民，門神不與入。」潘曰：「爾是官殺，何相

執不能取我命，空朝夕系綴，何也？」鬼曰：「爾不上文字，官焉殺我？蓋緣爾命未盡，是以隨之。」潘無奈之，乃曰：「與修善因，拔離冥寞，如何？」鬼曰：「甚善，然須作手狀，云為某甲造某事。」依其言，後即不見矣。

陸承澤遷新居，有一女子布服戴巾，蒙其面入門，氣息穢惡，云：「尌耐此輩，當鞭殺。」人問曰：「何者？」即息聲，再問，亦不應。陸怒，令人起巾，乃一毘爛衄首。其年陸遇害。

杜昭遠將失寵幸，家多妖物，晝見狗作雞鳴。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，相對回旋不已。杜曰：「既為祟，能自書乎？」右一筆倒硯中，漬其毫於案上，大書一「殺」字。其年杜陷大闢。